中華民國廿四年四月十日 星期三 發行

金鋼鑽

□館址□ 上海天津路慈安里五號

□電話□ 九〇六〇〇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一一五三號　中宣部登記證中字一四五四號

今日一大張售洋二分八釐

◀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號▶

定報價目　每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中國境內全年五元半年二元八角每月六角日本同國外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寄費在內

廣告刊例　四十四字高爲一行每天每行洋三角　報頭下（一寸二寸六分）每天洋三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遞之報紙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禁止轉載翻譯翻印

土肥原南行一瞥

（孩明）

中國通而爲僞國搆成者之土肥原、上月間忽遨遊中國、自南而北、渠於中國以習熟之故、每多指摘、而於大人先生、則尤痛詆不遺餘力、其論中國人才、余聞之於日友者曰、凡三等、第一等應忍辱負重、以保全國家爲職志、不避艱險、內外俱方、處今之世、實所罕見、北方之黃郛氏、庶可歸於此歟、第二等負重而好弋高名、略順潮流、以規趨避、將來事倍功半、深爲可惜、則袞袞中之佼佼者均是也、第三等大言欺人、亂唱高調、只顧博一己一時之意氣、不顧大局、不識大體、終於貽誤、則爲自鄶以下者矣、夫黃氏在北、保全領土、與日正相折衝、而土肥原獨加推崇、可知公評所在、舉目共見、無論爲敵爲友、不能妄事抑揚也、

日本漢醫復興記（下）

（譚士）

余於日本漢醫復興一事、深有所感、覺得凡是一種學術、成立於世、必有其確切不磨之立脚點、此立脚點即是人心之眞理、如日月經天、江河緯地、爲非政治威權所能破壞、所能毀滅、佛氏所謂火燄不能傷刀兵立摧折者、即是指此、吾國歷史人物最霸道最有威權者、莫如秦始皇、然充始皇之力、祇能夠并吞六國、北逐匈奴、其焚書坑儒、不過取快一時、身死屍骨未寒、而儒家之六經、已一字無缺的完全發現、威權不能毀滅眞理也、西醫之破壞國醫、毀滅國醫、亦已不遺餘力、而眞理在人心、以日本西醫學術之超越英法、如此其精進、政府威權之禁止漢醫、如此其嚴厲、且有今日之覺悟、全國風起雲湧、迷途未遠、今是昨非、而還觀吾國之西醫、長夜漫漫、酣夢沉沉、雖大聲疾呼、未能醒之也、吾願博士載籍而去、潛心究研、究竟菌能致病、還是病能產菌、弓形菌竿形菌球形菌雙竿菌單竿菌雙球菌單球菌、凡菌類之分析、較之六淫七情之精究、孰爲緊要、孰爲有用、吾國醫十二官之所主、十二經之所行、營衛氣血之分、井營俞合之穴、是否果無憑據、果是玄說、人身細胞原子鑛質鐵質磷質蛋白質澱粉質白血輪赤血輪之化驗分析、是否果屬需要、腦膜炎肋膜炎腹膜炎等諸膜之發炎、肺炎腦脊髓炎盲腸炎等諸臟之發炎、僅知其炎、而不知其所以炎、西醫認爲微菌作祟、因以致炎、國醫歸咎氣血鬱滯、因產微菌、而氣血之所以鬱滯、不出六淫外感、七情內傷、究竟何說爲是、國醫分經辨症、六經各有其主症、各有其副症、且營衛氣血、界限分明、所以不論如何奇異新病、雖書籍未有載過、祇要認淸證據、不患無藥可醫、不必試驗而能獲效、較之驗血驗痰驗尿之工作、是否穩妥而簡要、西醫以人體爲對象、國醫以病症爲對象、此猶淺之乎言之、其實國醫所最注重者、猶在病症之外、凡人精神之所寄、魂魄之所藏、意志之所出、是爲生命之源泉、國醫稱之曰元氣、元氣存、病雖重不死、元氣亡、病雖輕必亡、所以同一病症、而男女老幼強弱稟體不同、南北習俗城鄉起居各異、而施治遂不能齊一、豈能以一種特效藥、普治同樣之疾病、此種地方、尤須注意、凡此種種問題、一一皆須討論、至於漢醫藥方君臣佐使之組織、勝過科學化驗之西醫、此則博士已知之、不需吾言矣、

銀色海風景綫

（牢影）

□「人之初」中的佈景大

藝華公司對於影片中的「佈景」的認眞，不肯苟且，是已有了事實上的證明。「逃亡」耗去數萬金，遠赴蒙古，綏遠，察哈爾實地去拍取外景，「女人」中耗費五千餘元搭製成功的一場樓房，付之一炬……這些全是其他公司所不肯犧牲的。現在史東山先生導演的有聲片「人之初」中，佈景也是非常的偉大，而這兩天拍取蘇州街道，小河，船埠……等幕戲的佈景，更屬偉大之至，因爲這些佈景全是預先由佈景師方沛霖先生到蘇州去把所要用到地方的景物，照相攝取，歸來時所搭製的佈景便是依照片切而搭製，譬如蘇州的船與上海不同，就特的從蘇州租到兩只船來搬到公司開鑿的河裏，雖然有許多人對於藝華這樣的犧牲認爲的「笨作」，其實只有這樣的「笨作」，才可以得到優美的收穫，好萊塢各影片公司對於佈景就多是這樣的「笨作」，是則藝華公司有好萊塢的源頭了。

□「暴風雨」三次遇暴風

袁叢美進藝華公司的第一炮——編導的有聲片「暴風雨」——已經于日前正式的開始攝製了。這兩天適值春雨連綿，春風湜惑，淒風苦雨，實給一般人的精神上感到非常的不快，因爲受了風雨的阻礙，不得到風景幽勝的地方做踏靑之舉，而一般詩人墨客，自然更要興起無窮的感嘆。

然而：我們「暴風雨」的導演袁叢美在這「淒風苦雨愁煞人」的春天，非但不愁，且較往日反樂，但見他春風滿面，喜樂洋洋，似中航空頭獎，後經詢問其樂原因，始知現在攝製之「暴風雨」，需要暴風雨聲，得此天然暴風雨聲相助，自較人工所配成績爲更佳，毋怪乎袁叢美春風滿面，喜樂洋洋了。

獨脚戲的鼻祖

（十八公）

獨脚戲的創作者、滬人無不萬口一言、說是王無能、追想到王无能在笑舞台充當滑稽角色時、某一次出堂會、全班人馬、除王无能到堂、其餘的都是誤了卯、王无能悶得不耐煩、亦是有點技癢、在主人家的面前、做出社會百面觀、唬出嘻笑怒罵、惹得旁人個個捧腹、主人亦覺得有興趣、索興叫他明天一個人來玩耍一套、後來賞洋亦甚可觀、這一個動機、有獨脚戲的發現、到了現在、唱獨脚戲謀生的人、如雨後之春筍、雅俗良莠、顧曲者各具目光去鑒別、究其源、皆以王无能爲典型、其實王无能不過慈於世態、演唱賣力而已、創作者、另有其人、其人是誰、即喧赫一時的金融界驕子、石路上某演說家是也、某演說家的一個堂房叔叔、十餘年前、在福州市、甬商孫某店中、做當差、每逢月底、老爺少爺所賞賜的、共有二十餘元、這風聲傳到上浦蒿壩、震播的雷動一般、因爲他族里的人、沒甚出息、直格一來興、那能不歸了、路過上海、駐足在三馬路上海旅館中、子姪們親戚輩、如蟻附羶、（某演說家當然在內）這時候的某演說家、喜歡夜間在馬路上兜圈子、正所謂淸夜能游必慧人、到年底總結賬、總要挨到三四十夜、感受着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幸而他媽生的他一張嘴、能唱很好聽的小丑戲、每到無可如何之際、乃是嘻皮笑臉、所以喜歡小花臉的一個叔叔、如磁引針、兩介頭在房間中一搭一唱、引得隣房間的人、來聽這調調兒、在場的男女老少、都被這寶貨哄得彎倒腰肢、掩口葫蘆、亦有愛靜緻的客人、這戲嘈噪、繁鬧的難熬、挺身而出、破口大駡、他叔姪也興起、又加旁人慫恿、笑駡由他笑駡、胡調只管胡調、過了幾年、發現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衆包圍之中、滿口之乎、拚命的打紹興官話、任憑指摘他、議論他、他終是百折不回的、終算他成功了、到了民國念年、風頭要出到京裏去、猛不防的吃了一個沒趣、（與某中委寒暄時出了醜）回到上海、遇見姓張的人、碰了一個釘子、（亦爲演說起因）同時在某會演說、被人問難、（隔信多得來）從此不敢當衆出場、但是他的演說、與生命相提並重的、故而只好硬着頭皮、去上無線電播音臺、極力的自說自話、自以爲要聽的亦請自便、不要聽的亦請自便、去理論他、責駡他、他可以不聞不見了、唉、做了一個聞人、不被萬人唾駡、已經夠了、何必強要迫人貌合神離的皈依、遂至於踪跡飄渺、心思碌亂、這又何苦、當時索興唱了獨脚戲、王先能丁怪怪、還要自認是後輩、獨脚戲公會、少不了供養你的長生牌位、到可享受着萬年香火呢、

海甯春潮之奇觀

（婉君）

海甯潮之聞名世界、固已盡人皆知、外客觀潮、每在中秋朔望前後、實則秋天之潮、遠不若春潮之雄奇壯怪、今歲二月來、海甯岸江沙暴漲、一望無垠、沙中閃爍有光、乾可闊步、土人跣足行走、直能至於濱達三里、方有深水、岸上望去、人小如寸、最奇者、潮水之來、非是由東先至、而爲西潮先到、南潮繼至、西南兩潮相遇後、直奔向東、接聯巨大東潮、合碰激浪捲如山、水飛十丈、三潮會合後、出轟雷聲、颼馳向西、昨曾走觀、的是奇景、聞之當地人云、一月來潮水、天天如此、三潮之奇、非只今天爲然、且長堤兩岸、柳條舒靑、細草微風、沙鷗帆影、景色至可娛懷、三月朔望前後、春大潮正當及時、並可觀察潦闊之漲沙、與及三而之雄濤、春假游眺、此實一良機也、

人體展覽會

九一二　（愛去先生）

□三展

馮玉珍被衆人推到馮校長面前、馮校長別的話都不問、只問你昨天晚上在那裏、是不是住在這裏、馮玉珍拿一塊手帕掩了臉不作聲、馮校長又問時、馮玉珍哇的一聲哭了、馮校長道、孩子哭、必定有委屈、又追問下去、馮玉珍才說、在柳叉梅房裏住到天亮、他說我哭是不吉利的、攆我出來、我在廚房後邊的房裏睡了一覺、才醒過來、馮校長聽到了這個消息、

惱人春色

（五〇六）　（汪仲賢著）

第十二回　俗客觸前塵難消憤火　故鄉逢舊侶滿佈疑雲

厲色問道。你今天來有什麼事請談。正經。龍章克剛態度自若的說道。無事不登三寶殿。照規矩呢。應該當事人到我們事務所中來接洽。因爲這是一件大生意。且你們家裏的財產還沒有登記。非我親自來淸查不可。還有你父親的一切契據。存在上海銀行的保管庫裏。要你把印鑑交出來。等我去取出來一一登記。以後才能依法辦。管事關重要。故不得不破例移樽就教。秋塘道我家既不是公司商店又沒有宣告破產。用不着你淸理財產。以後更不必費心你總管了。章克剛聽說突然直豎起來。



黃金網得玉麒麟

（文哥）

郎去海上舞臺生涯之寥落、以及無線電台之播送麒麟帝唱片、此仆彼起、晝夜不休、愚早預測空谷麟音、其來日速、日前社友天厂得信芳自漢臯航空來信、果已受黃金之聘、夏歷初五六可以抵申、旬日之中、海上周郎、當可喜聽「三生有幸」矣、涉筆及此、軒眉一笑、

信芳輟唱於此、倏忽三年、千萬麒迷、殆已積思成療、書稱雷蕊、更當刮目相看、其傾巷來觀之盛、蓋可預卜、特日角一席、却應審愼致意、俾收輔弼之功、爾覲南北日行、惟桐珊堪與匹儷、事先天厂特快函信芳、勵告此意、信芳函以爲是、即請賓方挽留、惜以桐珊已接杭州定洋、未成事實、依目前情勢觀察、或即以雲艷霞充數矣、

信芳在漢登臺、係與華慧麟合作、據來函言、「慧麟近配天雨花別窰等劇、頗有男子成績」、按慧麟極穎慧、的是美材、黃金苟能接以俱來、豈非美具難並、天下無十全事、聘角兒亦復如是耳、

落英繽紛

□其一　葉仲芳

TY生、催了兩次、得了一千字不到的大稿、已經是而情重得了不得的了、兄弟實在感激得很、以後每隔幾天、便隨做些稿子寄來、不要再等兄弟來督促了、請帖一張、過了目便丟棄了、記得的便來吃吃杯水酒、忘記了亦就罷了、兄弟桂花得很哪、黍飯先生記、在第三期上、看見了沒有、記的就是足下哪、知道不知道、祝你如意、　　小抖

□其二　顧佛影

治潞兄、弟今晨赴宜興、二日來滬、玆再送上洋一百元、如日內日金至一百卅五元、乞即買匯票、俟弟來面取、拜託至感、即頌

刻安　　弟融叩

按佛影定十五日乘輪赴日、考察農業、半年後即再漫遊大陸、此後詩境、應更雄奇放恣矣、愚久有破萬里浪之志、只以脚根有線、此願久虛、不圖佛影着我先鞭、怎不教人羨殺、

錄普陀各寺聯句

（蒸浚）

曩遊南海普陀、見各寺院楹聯、頗多佳句、隨筆錄之、以誌鴻爪、玆爲選錄數聯、以見一斑、至於某聯屬某寺某佛、無關宏旨、不復省記、是以從略云、

「南海本非遙、若徒說法參禪、豈夫躬在中流、安得慈航登彼岸、西天何太遠、果能明心見性、久之恍然大悟、乃知面壁即如來」、「如大圓鏡在、與中天日月並明、妙相金裝三世佛、爲衆香國來、爲東亞河山增色、善提果結萬年枝」、「座上蓮花、湧出西湖六月景、瓶中楊柳、洒來南海萬家春」、「蓮花開萬里重洋、音亦可觀、遂教獅吼龍吟、都成色相、貝葉演三乘旨、佛原無我、殆合丹山赤水、遍結靈緣」、「甘露淨塵心、五

小金鋼鑽

（編輯者）胡梯維

夜松風清梵徹、慈雲蒸喜氣、一簾花雨妙香聞」、「聽明廣運、音亦可觀」、「南海大慈悲、朝潮夕汐徵格被、儒釋同源、佛堪稱士、西天參化育、法雲甘露普涵濡」、「古佛現靈山、願有緣同登彼岸、慧光照大地、度衆生皆出迷津」、「法雨均霑、芙蓉蔭而春風暖、慈雲普護、楊柳枝頭甘露香」、「自南天門盤結於玆、靈氣護禪堂、福地別開非佰國、東大洋蒼茫相望、濤聲鳴梵唄、磐陀鬍峙象王峯」、「香閣峙中流、萬衆恆河皆自在、慈燈照彼岸、千年般若覺常明」、「頓大涓涓、頓教衆生普渡、蓮花朵朵、無非妙相莊嚴」、「名山佛地、無點善心難得到、禪關勝境、有些誠意可來朝」、「大肚包容、了却人間多少事、滿腔歡喜、笑開世上古今愁」

詠詩傑作

（蓮膠）

詠史詩夥矣、求其識論雄偉、斷制謹嚴、直道當年時事、堪與史筆頡頏者、殊不多觀、飲姚徐球所作三國志詩、允推傑作、玆特錄之、

其一（詠蜀）、益州王業竟何如。大耳雄姿志未舒。無命關張空號虎。得才管樂果猶魚。青梅座上驚雷震。白帝城邊刼火餘。最恨腐儒仇國論。到頭只解草降書。

其二（詠魏）、贅閹遺醜檄誰彈。治世能臣亂世奸。敢比周文邀賜履。終令漢帝樂

綱淪。星烏慷慨林枝盡。銅雀岧嶢春夢殘。疑冢紛紛身後計。何如三馬任盤桓。

其三（詠吳）、生子當如孫仲謀。長江天險望中收。父兄世業雄南服。蜀魏分疆拱上游。不惜赤烏遲作帝。未聞碧眼早扶劉。再傳王氣金陵黯。一片降帆出石頭。

香消記觀後

（梯公）

既有大衆社之玲玉話劇、於此次共舞臺之出演、頗無意興、陸潔兄爲我言傳小波之唐先生、描摹維肖、居然有八分光、遂再爲馮婦、

全劇分幕場子、與大衆社本、大同小異、多非出一人手筆、至少以大衆社幕表爲藍本也、韓素秋之玲玉、苗條婀娜、表演之神妙、愚以爲直在本人之上、唐先生儻來觀光、愚必其大動食指矣、小波狀窮凶極惡之色鬼、蔭培演仰食於婦人之無賴、均相當與人以痛快、蓋大衆社之疵點、至是已刪汰盡美矣、

報載末場有瀛芳兒上場之四句搖板、是夕不見上演、殊深悵惘、

□伊芙琳之神秘噱頭　（看客）

卡德魔術團、流浪海上、生涯殊形寥落、則以其器械手術、亦時陳陳相因、無驚人之處耳、唯團中有伊芙琳女士、能蒙目猜物、則頗神秘、施術時、女士蒙目兀坐檯上、和爾持紅羽毛扇、似僞爲焦促者、其助手一

男子、則下臺至觀衆中、隨意取一物、或衣或帽、女士在台上立呼其名、其應如響、觀衆有授以煙盒令猜者、不特其品質無誤、與所中藏煙幾枝、烟何名、亦歷歷能對、愚時不信、授以名刺、女士輒隨口呼余姓氏、

一友舉一鈔票、則不特知爲幾元、且列舉此鈔票號碼、多至九字、無少誤也、最妙者、號碼中一八字、日久浸漶已不可辨、故女士初言三字、繼復更正、是直同目覩矣、其巧妙何在、百思終莫得其解也

春申君廟戲臺聯

（蓮膠）

春申君廟、每逢仲春演戲、昔有人撰一戲臺聯、頗切時局、聯云、「說甚麼蓋代英雄。任你爭王爭帝。費拔山氣力。磨銷鐵工夫。到頭來泡幻成空。轉輸綠野丹祠。萬古長留公輔像。」「休認作登場傀儡。看他槍影槍聲。甫干戈擾攘。忽樽俎昇平。一霎間烟雲迭變。即此朱顏粉額。諸君當作古人看。」



新金鋼鑽

濟群編輯

回來後（三）

（濟公）

鄙人正喜月刊又得絕妙好材料、詎不數日、許君翩然顧訪、問拄件室雜綴十一卷稿收到未、鄙人茫然不知、迺檢「鱗鴻錄」、則亦絕無此稿寄到、許君大懊喪、謂已於數日前投入郵筒、奈何至今尚未到、綠衣人竟作殷洪喬矣、可惡可惡、鄙人慰之云、郵務員檢別郵件時、偶不經意、往往以本埠郵件誤付外埠、迨外埠察出、退回重寄、往返需時、亦恆有之事、姑俟之、或能珠還合浦也、許君乃悵然別去、旋接其來函云、「濟公大鑒、此次所寄之稿、竟至遺失、爲從來未有、可謂奇矣、所苦者、弟無副本可錄耳、今只得以十二卷之有宜德孏譜者、先作爲十一卷之用、不過第三期月刊總來不及加入矣、昔聖歎謂嘗於粥時欲作一文、以事未果、至飯時補作、便可惜粥時之一篇云云、弟此種不文之文、乃亦受此種損失、不知可以憶得重寫者能否得一半也」鄙人讀後、亦爲許君惋惜不止、數日前忽見晶報刊有太谷教始末記一文、亦署息禽、許君向不投稿晶報、然則此文何來、殊堪詫異也、

福廬瑾踐詩話（續）

（胡寄塵）

（一七）儒生歌

曰漢、曰宋、皆不是、姚江獨立張一軍。弊之所屆至梁李、（夫山卓吾）棄書不讀空口談做人。豈知做人未成國已破、又見趙之覆轍陷朱輪。南顧北顏乃繼起、補偏救弊何苦辛！未幾漢宋復互詆、旗鼓相當門戶分。姬傳乃欲將「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合爲一、可惜志大力小空云云。湘鄉學問事功一代所稀有、儒者氣旺眉可伸。乃遇歐風墨雨颯然自西至、老師宿儒當之頭欲昏。於是曾李乃發奮而講時務、康梁亦崛起而維新。可憐趕了五六十年趕不上、至今還是在人家後面跟。（稚老語）國防已經如一把破傘、破傘底下却還着光滑地板的百樂門。（舞場名）還說：「跳舞可以救國」、難道此說是聖經賢傳所曾云。嗚呼、强弱盛衰之理可以知矣、寄言時彥何必苦爭論！

剑池山館次壁詩

（田唯道）

六觀室隨筆

劍池山館次壁詩、佳者甚多、趙梅叟廣文集同人飲此云、令節驚炎夏。精廬避市闐。籬梢柯補竹。屋角棄遮桃。凉至辭紈扇。香清挹畫醪。丹房期共醉。世事正如毛。又薛尉農山長題七古一篇、中四句云、更生合受長生籙。歸然魯殿靈光獨。習靜閒臨松雪書。掩關學種淵明菊。詩長不備錄、

花可助嬌、絲以卜巧、鴛鴦被底、偶子棋盤、在在足資談助、書爲五代于仁裕纂、其典雅博麗、僅觀之作也、

短篇小說　嫖的三個時期（二十）

（求幸福齋主）

這二等半的情形、與上海的么二堂子差不多、挑人打茶圍雖也要開一元錢的盤資、可是看中了當天就能住下去跌倒、住局也不過是六隻老貨頭、可算經濟簡便之至、其中也還有些看得過去的貨色、是由頭二等班子裏生意不好被刷下來的、降級到這兒也只好賤賣了、

退醒廬餘墨（十三）

（海上漱石生）

□城隍廟人物志

一爲腰懸藥囊手持棕帚、往來各茶寮之賣九仙草人、九仙草不知何藥、云能治癆傷吐血等症、購服者殊不乏人、或言其果能奏效、此人年事約六十許、身衣道服、足穿布韈、行步蹣跚、噪音尖銳異常、盼其呼九仙草三字、絕似黃音清越、不類爲花甲老人、與人言則下氣怡色、從無粗暴之狀、即茶博士與之相戲、亦從不報以惡聲、一似涵養甚深者然、一日、至遊戲場遊玩、忽與游客因事齟齬、客固虎而冠者、且同伴甚多、咸以其可欺也、紛紛攘臂而前、欲與之鬥、道人怒、當衆揮之以肱、一人仆丈餘外、餘人大驚、知決非所敵、始各後退、旁觀者見道人鬚眉戟張、狀至可畏、恐其失手釀禍、急向婉勸、道人乃轉怒爲笑、從容邁步而去、逮仆地者起立、已不知所之矣、此道人後忽飄然不見、有識其人者謂、彼嘗習內堂拳、具有神力、隻手能舉重三四百斤、在滬多年、從未一顯身手、嗣徒黨因其年老、迎養入山云云、余曩作退醒廬筆記、曾志其事、即大力道人是、玆因言城隍廟人物、故復連類及之、

紙帳銅瓶室叢話（二）

（鄭逸梅）

梅龕雜記

纖妍灩足、自古艷稱、今雖不落伍於時代、然偶一品評、亦饒逸致、清方絢苾棠有方氏五種、金屋掌故、述之綦詳、一曰香蓮品藻、二曰貫月查、三曰秋蓮船、四曰金園雜纂、五曰響屧譜、摘其雋語、以見一斑、如香蓮三影云、花間蹴踘苔上影、臨流浣濯水中影、春宵一刻燈前影、香蓮四宜賞云、對名花宜賞其韻、對新月宜賞其妍、對雪宜賞其幽靜、對酒宜賞其譙飭、纏足濯足四不可言之妙云、屏間私覰、帘裏聞香、水中看影、鏡中見態、

輓近人士喜鴻銘孫寶琦陶報癖輩、均有嗜蓮之癖、未知曾覩是書否、

李三郎有風流皇帝之號、與玉環妃子一段豔情、流傳千古、其種種軼事、具見開元天寶遺事、

私吸芙蓉膏富孀納賄

紅棉生著

□第八回　想吃人參果局長運謀（九十四）

專誠來吃人參菓的、你們大家願意吃這菓麼、大家齊說、回局長、豈有不願之理、安局長道、好、從今天起、大家聽我調度、第一件、就永遠不許再說這件事、防走漏風聲、如果一走漏、大家吃不成了、第二件、毛巡官、你進我屋子裏來、毛巡官跟到局長屋裏、局長輕輕對他說道、你去訪一個曾在他家做過工的、有女的僕婦更好、毛巡官奉了局長鈞旨、訪了三天、訪到兩個人、那男的叫俞小三子、阜甯人、以前在局裏做警察的、現在已開除了、那女的、是小三子的妻、本地人、以前在曹家做老媽子、因爲幾個工錢不能維持生活、小三子叫她偷些布衣出來、被曹家帳房查出騙逐、是一個月以前的事、